

今秋感动 -----（渥太华 - 演出篇）

终于到了九月二十六日。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秋天，温度适中，天高云淡，又高又远的太阳已经不再像七月时那么霸道地要融化一切。我反而喜欢这样的阳光：温暖而不灼热，你尽可以脱掉外衣，无遮挡地，伸出双臂，尽情地去拥抱他。

阿岗昆学院大剧院坐落在渥太华的中心偏南，流线体的外观，加上浅色的外砖，银灰色的铝合金，和淡蓝的玻璃幕墙，显示着一股流畅而又明亮的现代感。剧院的设施完善，只是舞台上要增设一个站得下 250 人的大台阶，为我们的演出增加了很多费用。

正式演出前，还要再到演出场地排练一回，称为试台。我跟大多数人一样，以前总是坐在下面观众席上，等待着节目赶紧开始，演出精彩固然高兴，赶上节目出错的时候则更是窃窃自喜，兴灾乐祸。这次完全不同，我们是观众评价甚至取笑的对象了。女歌友全部一身白色及地的长裙，脖子上围着一条鲜红的长纱巾。男歌友则是六一儿童节的标准打扮 - 白衬衫，黑裤子，只有红领巾被换成了黑领结，看上去有点儿像鸡尾酒会上的男招待。但是，所有人的脸上，都飘荡着兴奋而又略显紧张的微笑。有人哼着“黄水谣”的调子，有人还在背“保卫黄河”的歌词，倒真有几分正式演出的认真劲儿。这近 300 人，唧唧喳喳地坐满了阿岗昆学院大剧院的休息室和更衣间。

试台了，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体会着“我站在高山之巅，望黄河滚滚”。俯视着台下空空的观众席，我幻想着过一会儿那座无虚席的观众，雷鸣般的掌声，没准儿

还有送鲜花的。。。“咳，说你那，怎么不唱啊，再不张嘴，我真让你出去啊” - 乔指导的喊声惊醒了我的美梦。好不容易熬到今天，可不能被赶出去。其实试台的内容和以前的练习也没什么太大区别，该大声的时候要大声，该轻快的时候要轻快，可是我们这些业余选手，基本上一周以后就全忘得一干二净。也亏得这个乔老师有这么大的耐心，每次练习都要重复，他倒不真生气。不过，谁知道下一次啊。笔直地站了一个小时，试台终于结束了，身体已经感到疲劳，肚子开始咕咕叫。集体购买的比萨饼及时送到，一群恶狼不再顾及形象，狼吞虎咽地咀嚼着这平时并不中意的劳什子。但谁有时间在乎这个，边吃边聊，我还意外见到了一位本地小有名气，但未曾谋面的画家。在这期间，观众已经陆续进场。当本地人就是好，时不时可以在观众中看见熟人，呼朋唤友，又是一番家里家常。听着亲友的连番夸奖，明知是客套话，也不由自主地有些飘飘然的得意。来的观众当中，最重要的当属中国驻加拿大的大使罗照辉及夫人。首都人民的好处啊，就是容易见到大官儿们。事后听说，罗大使特别满意这次演出，在后来的大使馆国庆节招待会上，还特意提到我们的演出非常成功，这是后话。

时间一到，只听舞台监督的一声呼叫，合唱团上台了。。。

演出，像梦一样，记得，又不记得。

只记得，看见台下，黑乎乎一片的观众，我紧张得不得了，站在那儿，一动不敢动；

只记得，睁大双眼，紧紧盯着指挥的双手：手一抬高，我就拼命的喊，手一放下，我就轻轻的唱；

只记得，出了状况，心里着急，要成为别人幸灾乐祸的笑料儿了，但是指挥却能从容地暗示钢琴伴奏一遍又一遍地重复同一段曲子；

只记得，支起双耳，听着观众的热烈掌声，难道不能再大些？嗷嗷儿叫的，难道不能多坚持一会儿？

只记得，紧攥双手，满是汗水，也顾不得许多，全擦在我一年只穿一回的西裤上；

只记得，跟着大家，走下舞台，台阶一直在晃，可我晃得比它还厉害。。。

一切过得太快了。我根本不记得唱的什么，怎么唱的，那些歌就像黄河水一样，一下子就流出来，冲过去了。它们关在我的脑海里的时间已经太长，似乎要迫不及待地闯出去，见一见这世界，见一见观众们。

终于结束了，演出过去了，兴奋过去了，有一分疲劳，有一分轻松，又有一分失落。。。

驾车回家，已过午夜，习惯性地打开微信，看一看歌友们在干吗。微信群里已经像开了锅一样，照片录像满天飞。谁让照相机那么便宜呢，在如今，最简单，最便宜的就是照个相了，搞得那些专业摄像师越来越难混饭吃。看着各式各样的照片，又读着歌友们的一篇篇此起彼伏的短信，讲感受，道感谢，祝贺演出成功，回忆美好的时光。。。我试图要静下心来，回想一下这两个多月的经历。可是，心却难以平

静，那些曲调依旧时而响起，那些画面依旧时而浮现，占领着我的脑海，打断着我的思路，使我不能集中精力。“心哪，静一静；气哪，喘一喘”，睡觉，天快亮了。。。

一觉醒来，天色已高。依旧是渥太华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秋日，天气快要冷了，枫叶又要红了，每年都是如此。头脑清爽了一些，回想起昨晚，试图回忆一切，记住一切的努力，不禁一笑：该记得的自然会记得，该忘记的自然会被忘记，顺其自然，才是长久之计。

现在我只记得，今年的秋天，有点儿不同。

中秋-黄金季节

波士顿参演

谁要去，出行，满山的红叶，大巴，

试台，来自各地的歌友，中央电视台，一千个歌友的掌声，